

邓秀琼

姐姐



前些日子出差到成都,见到离别近十年的姐姐,心里五味杂陈,感慨万端!

姐姐、姐夫一起在成都打工。姐夫在一建筑工地做水电安装,姐姐在一家餐馆帮老板洗碗、做卫生,每晚十点才能下班,工作非常辛苦,收入却很微薄。他们俩不辞辛劳地劳作,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,儿子不菲的费用,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只大我两岁的

姐姐,明显比我苍老许多。

我一下车就见到了姐夫,在他们租住屋旁边,见到了姐姐。姐姐见到我和姐夫,不停地埋怨姐夫跑得太快而没等她,一阵风似的转眼就没了人影。姐夫憨憨地笑道:“二妹已经到了,我跑得快点,免得地久等啊!”

来到他们的租住屋,只见桌上摆满了花生、瓜子、核桃和洗好的水果,还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。我赶紧捧起那杯香气扑鼻的茉莉花茶,情不自禁地喝了一大口,就像饥饿的婴儿看见母亲的乳汁般欣喜而贪婪。我是喝着四川茉莉花茶长大的,因此对这茶有一种特殊的情。随着一大口热茶下肚,我心里顿时暖暖的,有了回家的感觉。

姐姐张罗着,让我吃这吃那,还说核桃

和花生是她回老家时爸妈给的。我一看就明白,因为今年春节爸妈到武汉过年时,也给我带去了。父母年纪大了,家里没什么带给我们,只有他们自己种的花生,在房前屋后种的核桃,成为他们传递情感的信物。因此,我珍惜着每一颗花生、每一个核桃,不忍咽下。每当我捧起它们,就如握住了父母的双手,他们为我拂去满心的疲惫和忧伤,并分享着我的快乐。常言道:父母在,是儿女的福分。因此,我和姐姐都觉得,自己是有福之人。

我们拉着家常,不知不觉中,时针就指向了深夜11点,尽管我不想走,可我不得不走,因为我担心影响他们休息,他们则担心着我回去路上的安危。姐姐很想我留下来,陪她住上一夜,可很快又说我可能住不惯他们住的地方。我何尝不想留下来陪陪姐姐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姐妹仨总睡在一张床上,

我们一起嬉戏、一起唱歌、一起讲故事猜谜语,那种虽然艰辛贫困却单纯、快乐的日子,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,欣慰不已。可我深知,姐姐姐夫在外打工已属不易,如果再添上我这一“贵客”,岂不更加“麻烦”,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到来而让他们吃不好睡不着,否则我会心里不安。

姐姐说我可能住不惯他们那里,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其实姐姐也可以成为跟我一样的城里人的,她学习成绩一向不错,因为我们生在穷乡僻壤,加之姊妹又多,因此,无论父母怎么辛勤劳作,家里仍捉襟见肘,为了供我和弟妹上学,姐姐读完初二就回家务农了,可以说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因此,对姐姐我一直心存感激,也心生愧疚,姐姐曾经因为我为我们这个家付出那么多,而今我除了略表心意外,对她如今的境况竟无能为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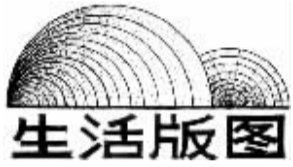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走了,姐姐将瓜子、花生、核桃全部装好给我。我们拉扯了半天,姐姐最终拗不过我,为了安慰她,我主动带了两个苹果走。

跟姐姐走在一起,我才发现她矮我许多,也憔悴许多。印象中,姐姐一直很漂亮很能干的。记得我上高中时,姐姐给我送口粮到学校,同学们都说她是妹妹,我是姐姐。无情的岁月、沉重的生活,让姐姐过早地苍老了。顿时,我心里酸酸的,赶紧塞给姐姐一点钱,并将一套衣服给她,以便让自己的心得到些许安慰。

我乘出租车走好远了,还见姐姐在向我招手。夜幕下,姐姐娇小的身影更加单薄,宛如寒风中的一株芦苇,摇晃不定!望着越来越遥远的姐姐,我泪眼朦胧,心里就像被打翻的五味瓶,不知是什么滋味。我在心里祈求上苍,愿它赐福给我心爱的姐姐,让她一生平安、快乐、幸福!

叶延滨

盲肠及其它



的发展中国家,实行计划生育保障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基石,为生存求发展,在伦理上就对堕胎取宽容的态度。

无论什么样的国家,对于已经出生的婴儿,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,都不允许父母的遗弃行为,因为他们不是“盲肠”。婴儿对这个世界有感知,她或者他既然降生也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在中国巨大的转变时期,从农村到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,也就出现了令人心痛的“弃婴”现象。虽只是少数人所为,但每一个弃婴都有一个让人落泪的故事,而每一个弃婴都是各种因素冲突后的“盲肠”——情与性、爱与恨、信任与背叛、亲情与利益、无知与欺骗……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换取眼泪,但事情绝对是这样:没有一座相信眼泪的城市。

那天晨起时,温度很低。窗外山坡,杂草上,赫然一层白霜。父亲却从城北老家千里迢迢地赶来了。我本盼着父亲和母亲一起来,毕竟过年时,我和妻女因百年不遇的雪灾未能回去。但母亲因为要带小孙子(我的侄子),又实在担心小家伙过于调皮,难看难管,会将我家的新房给弄污了,所以,最后只有父亲一个人上了路。父亲永远是那种马大哈的性格,说得好听些,是粗犷,是豪放,以至来之前,竟未说一声。父亲乐呵呵地出发后,母亲抓起了电话,我们这才得知。

我以为,父亲会坐汽车。老家县城,就有直达本城的长途客车。但,父亲却选择了火车——先从乘坐三轮车至县城,再从县城乘车至蚌埠火车站,然后,经整整一天的颠簸后终至本市。可是,我的小家,却在百里外的市属县城。于是,第三次转乘。如果,父亲是身无

刘敬

父从故乡来

外负,两手空空,那还好说,关键是,父亲当然不会空着手——四五十斤糯米,十多斤糯米,两条咸鱼,腌萝卜,干豆角……全都放在一个蛇皮袋里,物沉沉,爱也沉沉。父亲选择坐火车的理由很简单,主要是为了省点钱。

翌日,竟刮起了七八级的大风。屋外,街上,尘沙漫天,真是瘦人不敢出门,行者难睁其眼。父亲本起了个大早,说要回老家去。父

亲说,我来看看,如今你们有房住,不再受风吹日晒之苦,我也就放心了,回去告诉你妈,也就放心了!我们好说歹说,他才愿留下再住一晚。早饭后,我陪着父亲到小城里转了一圈,给他买了两套内衣,一双皮鞋。他却死活不同意要,脸红脖子粗的,差点和人家商场营业员吵起来……父亲是个地道的淮北农民,吃饭时,却一准儿狼吞虎咽,嘴巴咂咂有声,

风卷残云似的。饭后,父亲往床上一倒,便呼呼睡去,很香,仿佛了了一桩心事。父亲的呼噜声挺大,我们兄妹几个,打小儿都“深受其害”,如今,想听却都难了。

第三日晨,窗外的天空阴冷异常。父亲却执意要走了。我们都劝他坐汽车,因为离小区不远即是客运中心,早上7点即有一班车发往老家县城。但父亲却说,那天来时,他已特意将价格问清楚了,要一二百元呢!而乘车到市,再坐火车回家要便宜百多元呢!父亲出门后,我便打电话跟母亲说了。白天,又打了几次电话,但,父亲却并没有到家。我和妻子都有些惴惴不安。当晚10点40分,终于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——父亲说,虽然风大,雪也大,但总算到家了,不用担心!原来,那班列车竟晚了近8个小时才进站……一瞬间,我泪落如倾。

朱辉

友戒

郑渊洁在儿子郑亚旗18岁成人时,给了他十条家训,郑渊洁称其为“郑十戒”。其中第一戒是关于交友的:“40岁之前尽量不和收入低于你的人交朋友。”

郑渊洁的这条“友戒”很符合国人的思维方式,朋友是要拿来用的,所谓“朋友多了路好走”,就充分表达了国人对于朋友功能的认识。

对于这条被不少网友称为很“雷人”的家训,老郑的解释是:在获取方式合法的前提下,收入代表能力。就像与高手下棋容易得到提高,和能力强的朋友交往,当然自身能力也会得到提高。

其实无须说明,这样一条家训早就以不成文的形式,被无数家长运用着,郑渊洁对此绝对没有“知识产权”。倒是定语“40岁之前”让老郑摆脱了几分俗气,说明他赞成儿子在功成名就之后回报社会,去提携一下不如他的人。

“欲取之,必先予之”,很久很久以前,老子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,充分体现出人际交往中的能量守恒。可惜现代人越来越追求效率,于是常常一厢情愿地假定收入高的人都是傻子,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不如自己的人当朋友,然后让这些很功利的朋友用“吸星大法”吸取自己的能量……

事实上,这个年代傻子真的越来越少了。尤其那些能赚钱的主儿,个个比狐狸还精。于是我们的社会经常上演一幕幕滑稽戏,比如文友小马平日言必称某某名家,他的博客上将这些名家放在了“好友”链接的醒目位置,博文中不时有与某名家进餐、唱和的内容,着实美煞一千来名文友。然而点开链接上那些名家的博客,“好友”里用最大放大镜也找不到小马的名字,更找不到任何名家与小马交往的只言片语。可见不对称地攀友往往是一厢情愿,而当整个社会都眼睛向上交友,那么大家能看到的都只是别人的屁股。

“你不讨厌,可是全无用处。”小说《围城》中,赵辛楣这样评价方鸿渐,不过他依然把方鸿渐当朋友。唯其如此,在乌烟瘴气的三联大学,他俩才可以相依为朋,度过了一段还算有趣的日子。而我们这些可怜的现代入,如果我们处在三联大学会怎样?按实用原则,只有高松年、李梅亭之辈可以作为备选朋友,而这些有用之人即便不好以攀得上,这样的朋友肯定让人晚上睡不好觉,得时时刻刻提防遭其暗算。

“睡无用处,可是很讨厌”,这样的朋友,现代生活中其实不少,所以我们不得不活得很累。



【漫画】赵春青

孙同发

记忆中的小河

记忆中的小河是我故乡的一条小河,叫横沟河,位于长江以北,扬州市南部,因其横亘在古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之间,并与其相连故得此名。而乡亲们习惯称其为小运河。究竟为何这样称呼,不得而知,我想是因为人工开凿的缘故吧。说是小运河,却未曾见过运输的船舶,大概根本不是用来航运的。小运河从诞生那天起,就与家乡人民生相生相惜相依。她用纯美的清流,肥沃了土地,灌溉了庄稼,梳妆了田园,滋养了代代父老乡亲。

小运河是美丽的。春夏时节,驻足河边,放眼望去,云雾、古桥、流水、田园、民居、炊烟……浑然一幅亦梦亦幻的“烟花三月图”。两岸绿色尽染,满坡的青草,似一张大毛毯,毛茸茸,软绵绵,各色小花点缀其间,株株争奇,朵朵斗艳,煞是惹眼。还有簇簇野果,相伴其中,争彩添色。许多不知名的植物,结着许多不知名的果实,缠绕在荆棘和树丛中,成为许多小动物们绝好的栖息之所。运河北岸,是大片田园,我的家便在那里,低矮的瓦房镶嵌其上,袅袅的炊烟,人们劳作的身影,田野上四季不断的溪流,还有偶尔的鸡鸣狗叫,组合成孩提时的梦境。北岸的对面,是开凿小运河砌成的长长堤坝,既用来防洪,又用来交通,不算伟岸,却也俊秀。爬上坝顶,向两头望去,水

磨盘之上,还是磨盘。

她那斑斑的皱纹,似乎还在回顾往日曝过苦涩,碾过霜寒,也碾过生活中悲喜交加的情节。此刻,她静静地蹲守在老家低矮古旧的屋檐下,缄默不语。如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,在角落里宠辱不惊地晒着太阳。

站在地敦厚的身旁,我似乎还能听到她粗重的喘息。那一度被她咀嚼过的岁月,还依稀冒着白沫,恍如祖母与母亲一头斑白的头发,散漫在记忆深处,翻卷着,流淌着……

而周边的树影摇曳,一如某些怀旧的眼神或者流失的片断。

李庆岩

石磨

谷杂粮那饱含深情的民间语言,让一种叙述变得有滋有味。

三

五谷之外,还是五谷。

落满尘埃的岁月,一天天,一层层,随着走失的五谷慢慢沉淀,隔三差五,那用清水浆洗的岁月,也将会随着一片欣喜,一丝劳累的疲乏,让老朽的石磨逐渐变得头壳豁豁。然后,再在花白胡须的匠人手中返老还童。只是那那坚硬的骨骼会日趋消瘦,步履也会变得踉跄与趑趄。

娘常说,蒙着眼拉磨的驴,常会误以为旋转一天,便是走了一生的路。而睁着眼推磨的人却最明了:绕着五谷旋转一生的,不仅仅只有推磨的人。

娘还说,这石磨,便是土地的乳房,五谷与清水一起喂养的磨眼,养大了几十年的村庄,是她与她使五谷从土地到脏腑相亲相爱。

四

一圈之外,还是一圈。

生活就像是拉磨或推磨,转了无数的圈子,最终还是从起点又回到终点,从黑发走到了白发。

无论是酸甜苦辣,风霜雨雪,石磨都曾尝

过,可她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。她在用一种质朴的方式,一草一木传承衣钵,把那些深邃的日子,磨得细腻和有滋有味。

磨呀磨呀,转呀转呀!让白暂的谷浆从四围的磨沟里,如细细的泉流汩汩而出,流入磨槽,再从槽里流下来,像是一条绕着中华民族流淌着的黄河——母亲河!

她的上扇与下扇,多像母亲两瓣厚唇,借着微弱的星光,苦苦研读着血汗里的字眼,一腔生命的激情,泉涌一般,或许也曾激动过历史里昏暗的日子,但无不让未来的岁月变得绵长而坚韧,陪伴她的,或许只有一双三寸金莲般的小脚,一双坚韧地播着轮回的手,以及那一双不断张望着麦田的青葱的慧眼……

石磨绕着生命的年轮,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如今,她老了,她的历史与光荣被摆搁在孩子听倦的故事里,缺被少角,像被丢弃的石头,抛曲在村庄新修的路口。

在以后所有平常的日子里,人们会习惯不再围着石磨旋转。但她就像祖上遗留的品格,决不能被遗忘,就像古老的村庄,烙在每个子嗣的骨子里。

留下的,不仅仅只有孤寂的回忆,那一段没有尽头的路,还有那城墙般的寂寞与慈厚、朴实与堆积的沧桑。

申宝珠

思念

燕子
衔来泥土的芳香
呢喃的鸣声
惊醒了心弦上偶然邂逅的故事
浅草
托起嫩绿的头
摇曳
放纸鸢少女的脚丫
纸窗
不顾乍暖还寒的风
在高空舞蹈

资讯快递

上海世博会法国馆揭开“面纱”

本报讯 (记者张宪)2月20日,上海世博会法国馆设计方案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亮相。作为第一个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国家,法国为法国馆的设计征集了近50份方案,最终确定了著名建筑师 Jacques Ferrier 设计的“感性城市”方案。该方案以创新性为特色,强调节能环保理念,通过作品本身传递出

周智慧大海作品展在京举办

本报讯 被誉为“中国国画第一人”的周智慧,2月10日至28日在京举办“观海听涛·周智慧大海作品展”。

中国民族画院院长周智慧,有着25年海军人旅生涯,他对大海情有独钟,历时十年,走过了中国的1.8万公里海岸线,世界许多海洋也留下他的足迹。他到过2000多个岛

屿,创作以大海为题材的画作1800余幅。从艺30多年来,他探索、总结,融会传统绘画和现代绘画的多种技法,中西结合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派风格,创立了大海画派。这次展览中的作品,大海的气势、魅力令人震撼。

(民文)

段革书书法展览在京举行

本报讯 (记者吴晓向)2月20日,由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的“段革书金墨书法人文始祖——《黄帝内经》展览”活动,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展,展期三天。

书法艺术家段革书本着“执道循理,必从本始”的严谨治学和探究精神,学习《黄帝内经》,传承中华人文始祖的优秀文化。2006年

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这一信息。在设计风格、文化方面与中国同济大学合作,将中国水文化与中国园林文化融合在一起,形成一种全新的建筑美学。

据了解,法国希望该馆将不仅是一座临时性展馆,而是以上海为“背景”设计的新型永久建筑。